

古代散文

鉴赏

辞典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

古代散文鑑賞辭典

趙
樣
初
題

王 彬 主 編

古代散文鉴赏辞典

王 彬 主编

郭雪波 责编

*

农村读物出版社 出版

人民交通出版社印刷厂 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发行

787×1092 毫米 1/32 44.75 印张 1600 千字

1990 年元月第 2 版 1990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00001-107001

书号: ISBN 7-5048-0115-1/1·14

定价: 19.5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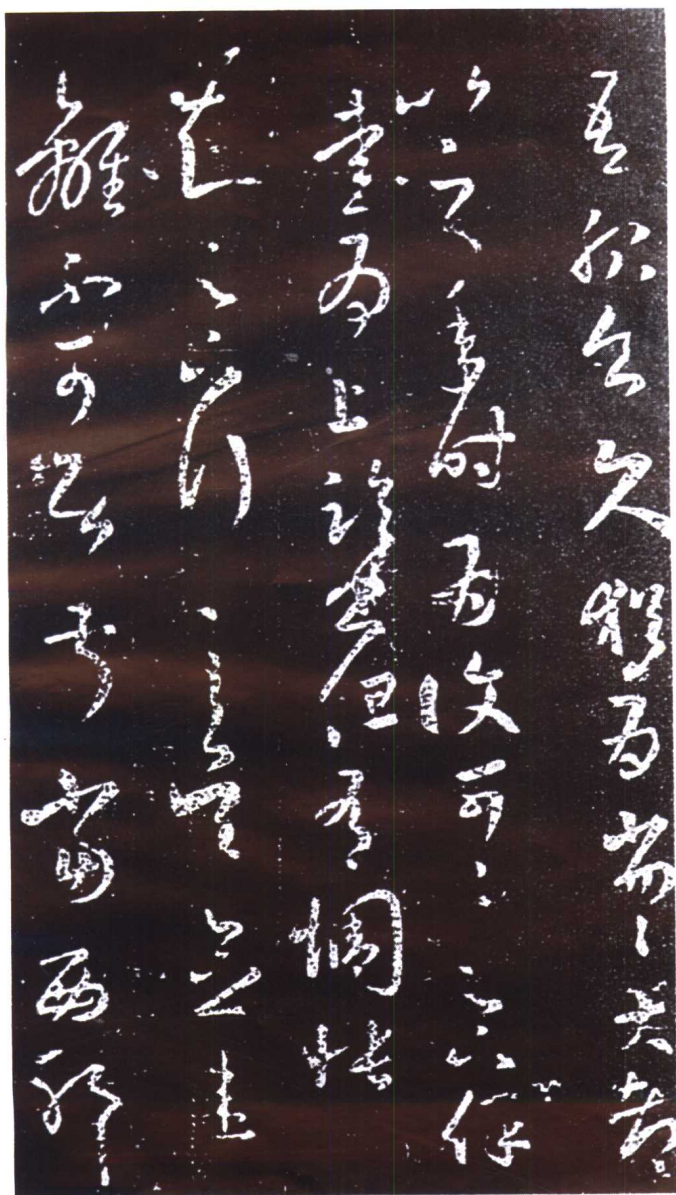


(唐) 韩滉 文苑图卷

東坡或見此書應
笑我於無佛處
稱尊也

(宋)
黃庭堅
墨迹

(晋) 王羲之 十七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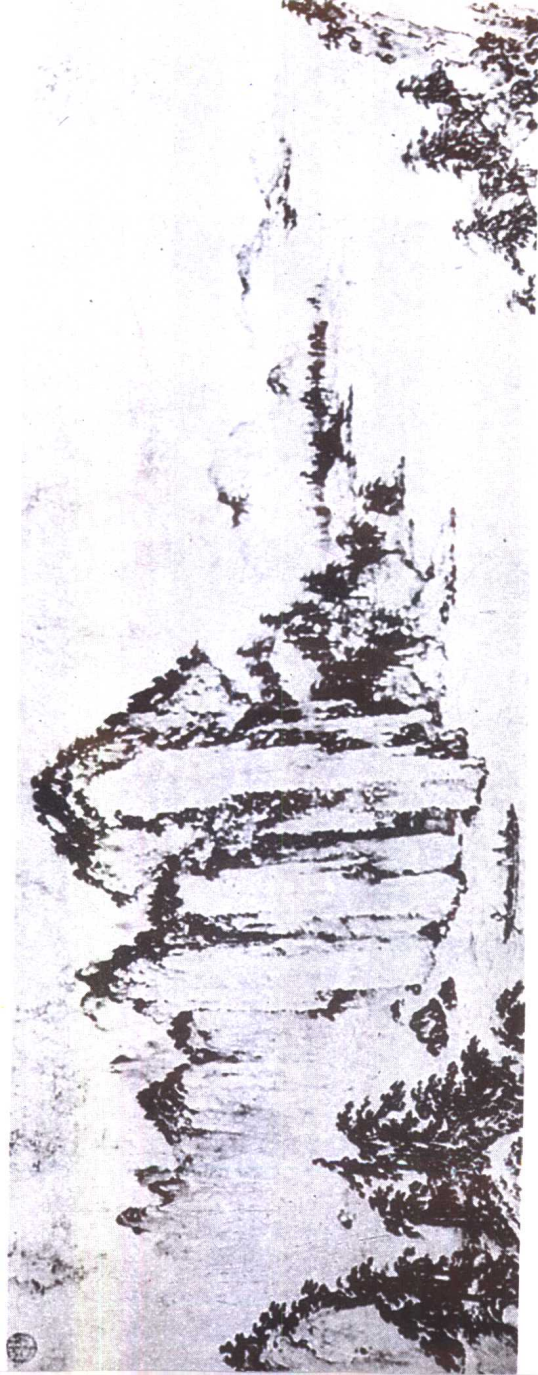


樹塗之郁烈兮步衡薄而流芳超長吟以慕遠子
聲哀厲而彌長爾迺衆靈雜遘命疇嘯侶或
戲清流或翔神渚或採明珠或拾翠羽從南湘之
二妃子携漢濱之遊女歎姽婁之無匹子詠牽牛
之獨處揚輕桂之倚靡子弱脣袖以並佇體迅飛

子敬好寫洛神賦人間合有數本此其一

寶曆元年正月廿四日起居郎柳公權

(唐) 柳公權 墨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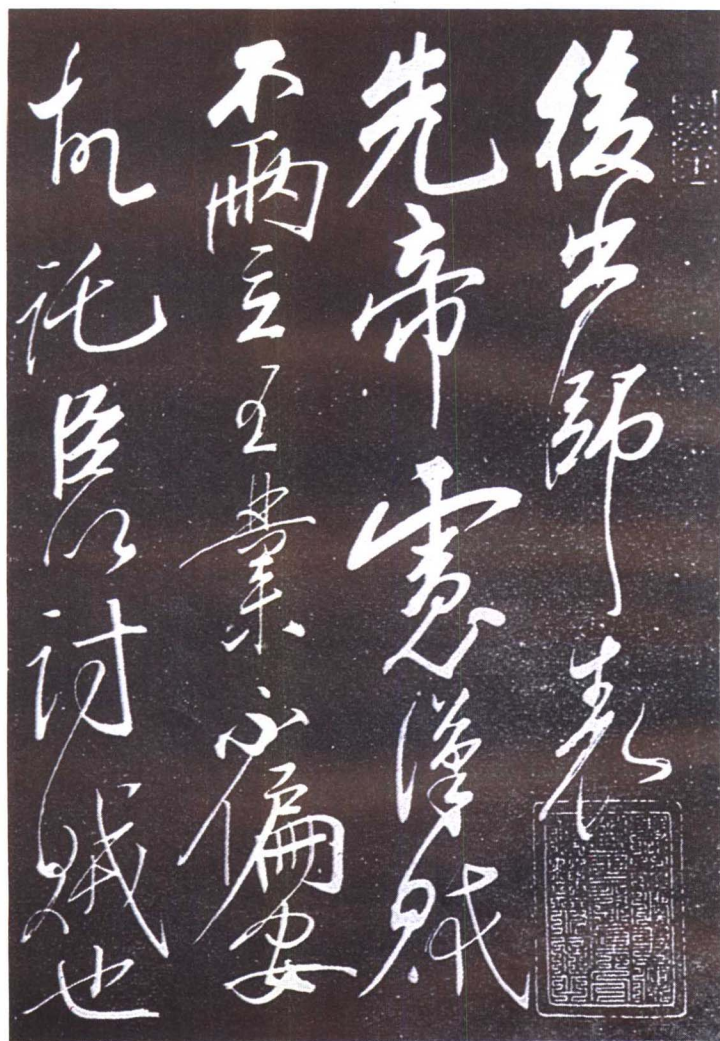
(金) 武元直 赤壁夜游图



(元) 何澄 归去来兮图



(宋) 王澐 造郭小雪图卷



(宋) 岳飞 墨迹

凡 例

1. 本书共录历代 262 位名家散文 513 篇，所收范围，上迄先秦，下至辛亥革命。

2. 本书文中作家的排列，以生年为序，同一生年以卒年为准，生卒无考者，根据活动年代酌情编入。

3. 本书原则上一篇原作配缀一篇鉴赏文章，一组原作，或分章赏析，或总体玩味，不强作要求。

4. 本书所涉及的历史纪年，以旧纪年为正，公元纪年放于括号之内。

5. 本书附有辛亥元老小辑。

序

吴小如

近年来社会上对古典文学作品进行赏析的风气十分流行，于是各种“鉴赏辞典”也应运而生。但这类辞典多侧重于介绍历代诗词名篇，对古代散文进行选析的鉴赏辞典这大约还是第一部。我常说，中国虽说是一个古老的诗的国度，但几千年来散文的优良传统也大有值得研究的必要。因为散文在社会上的使用范围和它的覆盖面要比韵文更加广泛普遍得多。现在《古代散文鉴赏辞典》一书即将问世，其间编选了五百多篇散文佳作并加以讲析，这对我们的文化普及和提高无疑是作出了一大贡献。

这部辞典所收的散文篇目，上起先秦，下至晚清，从时间上可以说贯穿了整个中国古典文学史。尤其是明清两代的散文，名篇佳作并不少于前代，而它们却多被近年来的研究者们所忽视；此书于明清散文各选了一百余篇，约占全书比例五分之二左右。这不仅大大开拓了读者的眼界，而且对我国丰富的散文遗产也起到了发掘传播的作用，这就比坊间习见的局限性很大的《古文观止》之类的读物具有更大的特色。另外，介于散文韵文之间的“赋”，原是我国古典文学作品中一个特殊品种，本书也择优选录了若干篇。这对读者是有好处的，我们似不得以其体例不够纯粹而遽加非议。

做为“辞典”，顾名思义，它本属于工具书范畴。因此，这部书的目的主要是给读者翻检查阅古代散文作品提供方便，它并不能代替可供精读的具有示范作用的散文选本，更无法代替某一散文名家的个人专集。由于它体例和篇幅的限制（尽管如此，全书的字数已经超过一百万了），我们不可能对本书提出过高的要求。比如，本书对说理散文和寓言故事的看法，从编选者的角度说，他们当然是持之有故的。但中国的散文，在抒情与说理之间，在叙述真实故事与讲说寓言之间，在所谓纯文学与非纯文学之间，是很难划上一条截然不可逾越的鸿沟的。即以这本辞典所收的我讲析的两篇古文——韩愈的《送董邵南序》和柳宗元的《种树郭橐驼传》——而论，前者就包含着不少说理成分，而后者也很难说就一定不是寓言。但编选者如果再不加以限制和抉择，那么这部辞典的篇幅势必还将扩大一至两倍。

这对于成书的时限和读者的购买力恐怕都会有影响。因此，我希望这部鉴赏辞典在不久的将来能有续编问世，以补其篇目和内容上的不足。是为序。

（一九八七年五月在北京作）

前言

中国是散文的国度。

中国古代散文是一个包含有文学观念的非文学范畴。作为非文学范畴，其写作实践，几乎和中国文字——卜辞与金文的源始一样悠远。但是其作为观念的出现，最早仅见于宋人罗大经所著的《鹤林玉露》：“山谷诗骚妙天下，而散文颇觉琐碎局促。”这即是说，从广义上讲，就韵文而言，古代散文是指诗、骚、曲外的一切散体文章，但包括骈、赋和一部分趋于散化的辞，而不宜包容小说在内；从狭义上说，就骈文而言，古代散文是指诗、骚、曲、赋、骈以外的一切散体文章，当然也不宜包含小说在内。无论相对韵文还是骈文，都不是从文章内容，而是从形式上进行划分。因此，中国古代散文是一个异常庞杂的范围，既含有文学，也含有学术和应用散文，是不应该等同于现代意义的与小说、戏剧、诗歌并列的文学散文。而作为文学散文，就形式言，既包笼了散（散行）、骈、赋，也包揽了一部分辞，并且经历了由骈而散的历史过程。

骈文作为古代一种特殊的散文样式，其创作实质，兴起于东汉初年，而骈文之称，最初见于唐代柳宗元的《乞巧文》：“炫耀为文，琐碎俳偶；抽黄对白，唼唼飞走；骈四偏六，锦心绣口；宫沉羽振，笙簧触手。”明白指出了骈文这种讲求偶句，声律和锦绣雕饰华采的特征。然而，这一特征却脱胎于赋，始见于辞。至于赋与辞的渊源，陈第在评论《高唐赋》时说：“形式迫似，宛肖丹青，盖楚辞之变体，汉赋之权舆也。”这个论断无疑是十分正确的。但是再早，在相传为屈原所撰的《卜居》与《渔父》中已然露泄了汉大赋的端倪。论者以为，《卜居》以散语开篇，设问对答，颇类于大赋之前的小序，开创了“述客主以首引”的先河。其文连用八句排比，以同样句式的骈句，或比而且对，或只比而不对，文末又以韵散兼行的艺术手法结束，早已被识者认为是骚体的变态，由诗而趋于散化了。如同各国一样，中国文学的起点当然也只能始源于诗。中国的诗讲究赋、比、兴，赋者铺陈事物，但是在铺述描写方面，极声貌以穷文，韵语终归不及散行。于是乃有汉大赋的勃起。第一位把汉大赋完全定型而使之彻底脱离骚体的首功人物是西汉初期的司马相如。他所写的《子虚》与《上林》就其体裁、

结构、语言和韵散并用的艺术手法，显而易见地效法宋玉的《高唐》与《神女》。只是篇幅更为宏富巨丽，语言益多骈偶，熔辞铸句的藻采愈加纷披迷离。而后，汉大赋的发展趋向也益发重叠冗沓，到了张衡的《二京》赋，竟然长达7696言，而其撰写的内容，宏则涵盖宇宙，细则齿及虫蚁，唯独没有赋家自己的内心世界。如此文章，在太平盛世尚可愉悦帝目而併入近侍之侍，却莫能厕身于辅政论思的行列，理所当然地要被扬子云视为童子的雕虫篆刻和女工的雾縠组丽，而悔其少作了。于是乃有抒情小赋的产生，转捩点是东汉张衡的《归田赋》，通篇只有211字，不及大赋什一，却以田野为题材，抒发作者的内心情态，“专以抒情而题名曰赋者”，则自此篇始。在艺术上，张衡也一扫大赋的陈旧模式，直接建言，意尽则止，也不繁类以成艳地进行铺叙，只以凝炼的语言，通过鲜明的形象，宣抒了自己幽隐的情感，并且通篇骈俪，音节调协，因此也有人把张衡这首抒情小赋看做是六朝骈文的开山之祖。而后，中国的文学散文逐渐进入了骈体时期。骈文与辞赋的区别，就形式而言，讲究四六对句，用典丽密，平仄调谐而不重韵语，就俪辞，声律和铺陈扬厉而说，其实质是辞赋的流绪。就内容而言，也不再雕绘藻饰为帝王谀世，而是以宣泄作者个人的心态情志为创作动机了。骈文之盛，到了六朝，以徐、庾为首达于精妙圆熟的极点，之后便渐渐衰颓了。经过唐宋两次古文运动的打击，几乎被逐出文坛，仅限于公牍范围内的官样文章，元明两代三百年间，似乎没有值得一说的骈文作家，入清以后似又有复兴之势，然亦无非捋揶皮毛，并没有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独特风格。

在我们对辞赋与骈文的发展轮廓做了一个大致的描述以后，关于赋是否应该归入散文的行列还要说几句话。对此，吴小如先生曾有过十分明允的阐发：他说：“赋，原是韵文的一种，虽说它是‘古诗之流’，其实质却与散文非常接近。它的形成，乃是在《诗经》和《楚辞》这两种诗体的基础上，在先秦散文十分发达的影响下，由韵文渐趋于散文化的结果。”赋即如此，何以论骈？从赋至骈，可以说是中国古典诗歌散化的极致。然而，骈体无论在叙事、状物、说理、抒情诸方面比诗歌来得多么优越容与，也仍不免有言不尽意之态，至少在读者看来总感觉艰难晦涩，不如散行来得直接透彻，益加暴露了骈文的种种缺点，于是遂有古文运动的兴起。古文是指先秦的散行文字，主要是诸子议论和史述著作，虽然主观上并不是要搞文学创作，却也糅杂了不少可以视为散文的翰墨。至于抒情散文，从先秦

至东汉只有寥寥数篇，东汉以后，随着骈文的形成，才日见增多，但是受骈俪的影响也很明显了。这一局面直到韩、柳倡导的古文运动才彻底扭转，虽然他们主观上并不是为了为文，而是为了载道。韩愈曾经说过：“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尔。”又说：“愈之为古文，岂独取其句读不类于今者耶？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在这些古文运动的领导者看来，只有以孔孟文章的形式，才能更好地弘扬孔孟的伦理纲常，因此斥骈体为淫巧之文，必须犁庭扫穴，恢复古风。综观各国文学的发展潮流，大体都经历了由民间到宫廷又到文人阶层这样一个历史阶段，汉大赋，包括宋玉的《高唐》和《神女》等，毋庸置疑地应该属于宫廷文学，但是无论其内容如何，创作动机怎样，其主观上都是要通过文学这一手段而达到讽谏或其它目的。至于东汉的抒情小赋，以及六朝文人所创作的骈体散文，其主观上更是要通过文学而抒情写意，这些理所当然地要圈进文学散文的领域里去。而韩柳的古文运动却忽略了辞赋与骈文的文学色彩，他们以孔孟传人自居，把脏水和婴儿一同泼出去了，而统统踏倒，其实质是散文领域中非文学散文对文学散文的一次反动，就这个意思说，古文运动不是进步，而是羁勒，是倒退，至少主观上是如此。但是，客观上却又挽救了濒于危亡的文学散文，把它从骈辞俪句的死胡同里拉出，注入了丰富的社会内容和活泼而自由的散行形式。至此，中国古代散文作为文学观念而言，终于从骈文而发展到散体，换言之，终于摆脱了诗歌的痕迹和束缚，完成了从诗歌到散文的羽化过程，内容与形式完全统一了。骈文之所以失败，不在于它是文学，而在于它内容的狭隘，和襞积典事，求对逐律的冗赘形式，而散文之所以扬弃骈文，其道理则在于这种长短错落的语言格式更切近人的思维，抒写自由，更易于反映生活和表达作者的情态。但是，百足之虫，死而未僵，横踞数百年的繁文丽句还有待宋王朝的古文运动才能彻底推倒。而这次古文运动的消极因素还要更多一些。欧阳修在《苏氏文集序》中说得直接而且明朗：“天圣之间，予举进士于有司，见时学者以声偶擿裂，号为时文（即骈文），以相夸尚，而子美独与其兄才翁及穆参军伯长作古诗歌诗杂文，时人颇共笑之，而子美不顾也。后天子患时文之弊，下诏书，讽勉学者以近古。由是其风渐息，而学者稍趋于古焉。”可见这次古文运动是在最高统治者的干预和直接影响下才得以实现的。这是因为那时北宋王朝处在内忧外患的困境，为了巩固政权，便搬出孔孟之道，而且连带着把承载孔孟之道的古文也拾了